

老街里，仅有一盏亮起的街灯。时幻就站在这路灯下。他回头望向不远处扑克街的高楼大厦与流光溢彩，不自觉间接了摇头又转身重新面对这座古宅的大门。沉默良久，他才从口袋中拿出一串钥匙圈，在其中仔细寻觅着正确的答案，直至故事的尽头才发觉早在开始时他就已经将其忽略。

于是他拿起第一把钥匙，插入锁孔，用力扭转。

门开了。

时幻推门而入，映入眼帘的是一间宽敞的客厅。虽说宽敞，装设却是较为简陋，而能与这座古宅的气质相般配的，唯有头顶上一盏刻画着复杂纹饰，点燃起昏黄光芒的吊灯，与客厅正中央的那张巨大圆桌。十二张藤椅之中，离他最远的那个位置上，坐着一位少女。他立即与那少女对上了视线，然而两人都沉默不语。

半晌后，少女开口道：“明明说过今天会来，却迟到了这么久。”

“工作上有急事……算了，对不起，言殊。”时幻诚恳地说道。

“倒是没有责备你的意思……但你都没有想过给我打个电话通知一下情况吗？我可是坐在这里等了很久很久呢。”名叫言殊的少女抱怨道。

“确实没有……毕竟事情实在是太急了。”

“打电话用不了几分钟。算了，再怎么你也记不住，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人。”言殊说道，“怎么还站在门口？别发呆了，进来吧。我烤的曲奇还放在烤箱里呢。”

时幻点了点头，走入客厅，被他关上的身后的大门发出了沉闷的轰隆声。

很多年前，在言殊的父母死于战争后，面前的少女就成为了她的义妹。这间古宅就是她的父母给她留下的遗产，而她平日也是独自一人生活在这偌大的世界里。

决定收养言殊的时幻的父母，却也在三年前死于战争。连葬礼都没能为父母举行的他们，早已对这个日薄西山的世界的残酷感到无可奈何。当时的言殊已是第二次遭受失去亲人的痛苦，也是第二次无法抑制地为此嚎啕大哭。时幻却没有哭，或者说，至少他不能在浪海和言殊两个妹妹面前表现出脆弱的一面。随后不久，时幻的亲妹妹浪海便离家出走，至今不知所踪，这个家庭也就只剩下了他们两人。

也是在迷茫许久之后，时幻才终于从这一系列事情中看开，尝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不幸的世界里挣扎着活下去。至少，他也要保护好这个义妹，给言殊带来生活的希望。虽然言殊还只是个初二的学生，她的个性却意外的坚强，这让时幻倍感欣慰。

“还愣在这里干什么？我说你呀……赶快到这边坐下。”言殊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，他便走到圆桌旁，拉开了言殊正对面的那张椅子，却又听到了少女不满的抱怨声：

“喂喂喂，别坐那么远啊……这里这里。”她拉开自己身边的藤椅，饱含期待地看向时幻。

时幻没有办法，只好坐在了她的旁边。他看向身侧的少女，从她强撑着的笑容背后读到了疲惫与憔悴。

“你上次来这里已经是一个月之前了。”

“我每个月至少会来一次。”他说道。

“毕竟你总得给我生活费……但是你以前经常会来。浪海走了之后，你来得就越来越少了。”

“那是因为工作。”他撇开脸，“那段时间我的任务特别重。”

但这只是借口。在浪海离家出走之后，他每日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将空无一人的范围从整座屋子缩小为身边几米，或许这样能让他感到好受一点。而那时正是他最迷茫的时候，他不敢与言殊相见，害怕自己混乱的心绪影响到她。

“我知道的，其实都是因为浪海吧……已经过去好几年了，我也快忘记她了，毕竟相处的时间不算久，而且她也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，说到底，她就是个坏女孩嘛。”

时幻下意识地想要反驳她，却是欲言又止，事到如今，他也不得不承认，自己的亲妹妹算不得什么好孩子，至少与言殊相比要差太多了，以前的她们两人虽然见面不多，但几乎每次都会产生纠纷，而时幻只好焦头烂额地从中调解。

大概言殊与浪海之间没什么感情，甚至于浪海离家出走后言殊或许会有点释然，但时幻却因此感到无比自责。浪海变成了坏女孩，责任全都在于负责教育她的自己。所以他下定决心，不能让言殊也误入歧途。

“这两三年来，我也还在一直寻找浪海的消息，但终究一无所获。”他只好这么回答道。

“我倒是一点也不关心她。至少她看上去生命力还算顽强，估计现在已经在别的某个城市里过上自己的生活了吧。这种麻烦的人，也是早点摆脱了为好。”

“但是……她是我的妹妹。”他支支吾吾地说着。

“我不也是你的妹妹？”言殊反问道，“再说了，粗略算一下，她现在应该已经快成年了吧，既然如此，让她独自生活也没什么不对的。”

“但是……就算各自分开生活，至少也要有联系方式……”

“行了，你就继续找她吧，反正我说服不了你，也没法阻止你这么做，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人。”

她总是爱这么说。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人。但他到底是怎样的人呢？

“不过，真是没想到，我一个二十来岁的人了，还要听你这个初中生教育我。”

“学无止境嘛～其实我觉得自己算是一个早熟的人了。”

“能讲出这样不知廉耻的话，就是你还没有成熟的证据。”

言殊嘟起嘴盯着时幻，然后又微微低下头说道：

“在我现在看的少女漫画里，这种时候你肯定会摸我的头才对。”

“你看的是什么少女漫画啊……我没有摸别人头的习惯诶。”

“那你现在就试一试嘛。”

于是时幻郑重地把手掌举在了言殊的头顶，似乎对于是否真的要摸头还感到犹豫不决，而少女笑嘻嘻地等待着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缓缓地把手按在上面，轻柔地抚摩着她的头发，在这之后逐渐加大了力道。言殊露出了释然的，满意的表情，不自觉地闭上了双眼静静享受着。

虽说两人是义兄妹的关系，但由于实际年龄差较大，时幻有时会产生把言殊当作女儿般的错觉。在以前言殊更小的时候，这种错觉会更加明显，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与青春期的到来，她的撒娇就变得很少了，这时言殊在他的心目中就从女儿变成了妹妹。这两者同样都是需要呵护的对象，但大概是浪海的原因，他对于“妹妹”的印象中，会有更多“成熟”“自立”的成分在里面，因此产生了区别。

不过，今天的言殊居然如此主动地向他撒娇，这实在出乎意料。她最近一定过得很累很不顺心吧，找不到机会向朋友们倾诉最后只能向他寻求安慰。时幻知道随着言殊的长大，他在言殊心中的地位已经远不如前了，而且最近见面的频率也越来越低，感情也应该变淡了才对。

无论如何，既然她愿意让他摸头，那就顺着妹妹的心意去做吧。在这个日薄西山，悲剧不断上演的世界里，或许这就是他们生活当中能够收获的为数不多的治愈了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时幻的手才从言殊的头上移开，妹妹向他拼命地眨着眼，似乎仍未满足，他提醒道：

“你的头发，已经很乱了……”

“唔唔唔唔……那先算了吧。”

言殊懒洋洋地趴在了桌上，像是融化了一样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。时幻见状，心中又产生了摸头的念头，但还是忍了来说道：

“你困了吗？要不然回房间睡觉……”

但是听到这句话的言殊反而立即坐了起来：

“完全没有呢。倒不如说，我现在还精力充沛。”她似乎在强撑着困意露出微笑，“对了，我烤的曲奇还放在烤箱里呢。我现在就去把它拿过来。”

她站起身，向厨房走去，不一会儿端着托盘走了回来。

“怎么突然就想到要烤曲奇了？”时幻问道。

“小时候我们一起研究过的嘛……当然是指我的小时候，那时你至少也是个高中生了，我们试着一起烤了曲奇。我想到曾经有过这种事情，现在也就自己重新做了一下。”

他想起来了。当年确实发生过这件事情。为了帮助言殊从失去亲人的悲伤中走出，时幻每次与她见面时都会和她玩很多游戏帮助转移注意力，其中就包括一次烤曲奇。

“这些曲奇的形状，和当年一样……”

“不堪入目是吧。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。”言殊自暴自弃地说道，“明明放进烤箱之前的步骤一切正常，出来后就变成这样子了。虽然如此，味道应该还算正常。”

时幻从托盘中选择了一块看起来最正常的曲奇。

“话说回来，已经凉了啊。保温也像当年那样忘记开了？”

“完全被看穿了……人家这些年来根本没有长进嘛。”

他咬下半块曲奇，一边嚼着，一边说道：

“但是，也同样像当年那样好吃呢。甚至还要更加好吃。”

“我自己都还没有尝过呢！它很早就烤完了，之所以会凉掉全都是你来得太晚的原因！既然好吃的话那我也要！”

言殊夺过时幻手中剩下的半块曲奇，迫不及待地送进了嘴里。时幻用一脸凝重的表情望着她。

“那个……为什么要拿我的这半块？明明盘里还有很多。”

“这也是在致敬当年发生过的事。”言殊笑道，“曲奇的形状、味道和保温的设置都还记得，结果这个事情你却忘了吗？”

时幻挠了挠头。在他的印象里，当时言殊应该没有抢过他的曲奇。而最可能若无其事干出这种事情的浪海应该也不在场。他总感觉言殊的微笑下藏着一股心虚，不过他没有深究下去。

一向对于他人的情感反应迟钝的他，不知为何在今天忽然有了很多直觉般的猜想，这让时幻自己觉得有点困惑。但他清楚自己是一个木讷的人，往往会搞错他人的想法，所以他坚决地将这些猜想抛在了脑后。

两人一边吃着曲奇，一边继续聊着天。

“你还记得当时为什么曲奇也凉掉了吗？就算没开保温，它一烤完我们就该拿去吃了才对。”

“真是的，除了曲奇和烤箱以外的事情全都忘了吗……当然是因为需要烤一段时间，我们没有事情做，所以就出去玩了啊。虽然好像只是沿着梦境湖泊散步而已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啊。那我当时应该是带你过了大桥后在梦境湖泊的外侧散步的吧。”

“因为你好像不是很喜欢内侧的散步道。明明这个地方就处于梦境湖泊的内侧，你还要过桥到外侧去，这么别扭是什么原因啊？”

“外侧的环境比内侧好一点。受到扑克街的影响，内侧的自然环境与治安都愈来愈

差……虽然平时没有人会来我们这条老街，所以对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。”

“你一直严禁我进扑克街，明明就在家旁边的说。”

“因为那是赌博之街啊……你绝对不能染上这种恶习，毕竟我们钱不多。不，也不是钱的问题，赌博就是不好的东西。反正扑克街我至今也没有进去过。”

这个日薄西山的世界，正在走向毁灭的终结。硝烟四起，治安混乱，人们沉迷于灯红酒绿之中……处于H市中心的扑克街，其中无数赌场散发出的流光溢彩，将堕落的光芒照向整座城市，腐朽那仅剩不多的希望与善良。

身为普通人，他们没有任何反抗这一切的可能。所能做的，唯有保持清醒地活下去，并亲眼见证这个世界的终末了。

“你有没有想过，浪海可能在扑克街里？”言殊突然问道。

“也不是不可能……我记得以前她曾经就偷溜到扑克街里过，虽然后来被我训了但看上去并不伤心。要是她真的在扑克街里的话……”

他似乎犹豫了好一会儿，才给出了最后的答案。

“我不会去找她。如果她真的遇上了什么困难，我们就在附近，她一定会过来找我们的。”

“找的是你，不包括我。”言殊提醒道。

“我知道的……你们两个人关系实在是太不好了。”

“我就是完全看不惯她，所以才一直住在这里。如果每天都要和她这种恶劣的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我会疯掉的。”

在时幻的父母去世之后，言殊就从时幻家搬回到了自己的这座古宅里。当时的她并没有说清楚原因，但时幻也大概想到了。

“那么，在浪海走后，为什么没有想到回家住？”

“对我而言，这里也是家呀……”言殊停顿了一下，又接着说道，“她离家出走后的那几个月里，我想着你应该很快就会把她找回来的，所以就不回去了。在往后，我就上初中了，而学校就在这边。为什么你不搬到我这里住呢？这么大一座宅子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……”

“我上班的地点，也是在我自己家旁边啊……”

两人面对同一问题，都给出了相同的答案。或者说，是借口。似乎他们都有心跨越那即使坐列车也需半个小时的地理隔阂，但终究还是止步不前。

“那么，你要与我约定，以后一定要多多来这边看我。”

少女在不经意间悄然说出了自己的请求。

“嗯，我会时常来看你的。”他的声音令人安心，

在这段对话过后，古宅内安静了下来。两人都因这既温馨又略微尴尬的气氛而沉默不语，

在继续吃曲奇的同时偷看对方的脸又撇开视线。

最后，还是言殊主动抛出话题，打破了寂静。

“……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已经好久不叫你哥哥了。”

“刚开始那会儿是会叫的，毕竟你只是小孩子，”时幻的眼神迷离着，仿佛在追溯那些遥远的回忆，“再往后……我们接触的就少了。我感觉，你不仅很久没有叫我哥哥，也很久没有叫过我的名字。好像，只剩下了‘你’而已。”

“我们正常情况下也只有单独交流的机会吧，不会有别人在场的时候，只用‘你’还算正常……”言殊的手举在了胸前，“但是，在我的心中，不知何时已经不再叫你哥哥，而是叫你时幻了……啊，这并不是说不把你当哥哥看了哦，只是称呼在不经意间变了而已，发觉的时候已经很难改回来了。”

“没事的，就按你喜欢的方式来吧，对我而言，你始终都是我的妹妹。”说话的同时，他不自觉地又抬起手来放在了言殊蓬乱的头发上，轻轻地抚摸着，似乎有那么一瞬间，他听到了她无声的叹息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虽然不相信自己的直觉，他还是这么问道。

“我没事的，哥哥。”她低着头说道。

时幻眼中的世界，却逐渐发生着异变。面前的少女，从她的心中似乎浮现出数条既虚幻又真实的丝线，在空中随着她的心跳缓慢地舞动着。他顺着丝线延伸的方向低头看去，发现它们的另一端连接的是自己。于是他用另外一只手扑向空中，试图触摸这些将两人相连的虚幻之物。

爱恋、惋惜、迷茫、孤独、恐惧。五条丝线缠绕在时幻的五指之上，向他传递着属于她的情感，却又如同雾里看花难以捉摸。他刚想要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，在空中舞动着的虚幻之线便消失了，一切仿佛从未发生过。

大概只是幻觉。他这么想道。

“时间也不早了。”时幻看向托盘里所剩无几的曲奇，手中摸头的动作停了下来，“让你等我，陪我到这么晚，真是抱歉。差不多你也该睡了吧。再不走的话，可能我也赶不上最后一班列车了。”

“好……好吧。”言殊似乎还有什么话想说，踌躇了许久，才吞吞吐吐地说道：

“今晚……要不然住在这里？只是这一次……”

“还是下次吧，最近我实在太忙了，等我什么时候休假就有机会陪你了。”在他婉拒的同时，那些幻觉，那些空中的丝线好像又在他的眼前闪过，让他的头脑一阵晕眩。即使如此，他还是强撑着继续说道。

“毕竟，已经约定好了……会经常来看你的。”

“嗯，我相信你。”

时幻能够感受到言殊此刻的安心。

少女起身离座，摇摇晃晃地走向自己的房间。她打着哈欠，忽然回头对时幻大声说道：

“真的很久很久没有聊过这么的天了……今天我真的真的非常开心！下次也陪我聊天吧，哥哥！”

似乎是因为讲出了害虚的话，她飞快地钻进门内，将门关上了。客厅里只剩下了时幻一人。

他随手拿起最后一块曲奇，放进嘴里，咀嚼的同时默默抬头望向那些昏黄的吊灯。

在她的最后那句话里，他听到了残念与无奈，这种频繁的，直觉般的猜想已经反复出现在他的心中，他不能再忽略了。

但是他又无法理解这些不属于他的情感，可它们偏偏如潮水般向他涌来，占据了脑海。

把信封故在桌上，关灯之后，时幻走出了古宅。一瞬间，以老街的最后一盏路灯与远处扑克街的流光溢彩为背景，与他的心脏相连接的，无数条虚幻之线，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，摇曳着浮现在他与黑夜面前。

2025. 2. 12——2025. 2. 18

《故事之后的故事》收编后记：

虽然《时间之巅 5.0》的故事未能完结，我还是写了包括《再演》《夜》在内的这些外传。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执着——我似乎仍然沉浸于魔术师、此岸与彼岸的故事当中。因为我没有办法把整篇的归心篇写下去，所以只能把这些在原先预想之内的外传给先写出来。

其实在我一开始的设想当中，这会是个时幻和言殊其乐融融烤曲奇的故事，但是实际下笔之后才发现这完全不符合彼岸世界的阴郁氛围，所以姑且改成了现在的版本。言殊从头到尾猛烈输出，时幻自始至终风雨不动。《迟钝系哥哥和想要主动传达心意的妹妹》，我们已经帮 Sister Position 想好下一作的标题了。

2025. 3. 2